



唐英年忠言逆耳 「80後」應善於反思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主席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日前出席Roundtable學術會議，在演辭中論及「80後」及社運問題，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贊同者有之，亦受到社運人士及其支持者的反響。這篇演辭提到公民「權利」與社會「責任」並重、欠缺包容胸襟的思想壟斷問題、政治妥協、以至將所有社會政治問題簡單化為「官商勾結」的思維局限，觸及部分激進派人士存在的問題。唐英年儘管個別措辭或較尖銳，但總體上小心翼翼，表達了與「80後」跨世代溝通的誠意，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許多「50、60後」政治務實派的觀點。唐英年忠言逆耳，「80後」應善於反思。

正如唐英年指出，回顧2010年，「80後」問題是討論得最多的社會現象之一，分析和討論的角度也非常多樣化。唐英年坦陳自己的觀點是一位「50後」的想法，強調跨世代的溝通是我們的共同責任，指出交棒是歷史規律，「80後」很快就會「接棒擔莊」。他問道：「80後」期望接手的是個怎樣的香港呢？把唐英年演辭的內容與香港近年來的一些現象對比，更顯出唐英年提出的問題具有針對性，值得「80後」反思，並作好未雨綢繆的準備。

權利責任平衡 避免思想壟斷

唐英年提出的公民社會的權利與責任問題，是一個歷史性的話題。在現代社會，法律保障個人追求私人利益的自由，但應基於維持健康、尊重的社會，若社會中的個體為了追求私人利益而不顧他人利益，可能危害社會秩序與穩定時，最後連個人的自由權都不能確保了。所以公共責任顧及的是公共利益的完成，致使社會中的所有成員皆得以完成集體的自我實現。公共責任是社會與公民相互應盡之責任義務。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

唐英年認為不要搞思想壟斷，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也說過：「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它為我們描述了理想中的民主社會公民實現自己話語權的自然狀態。胡適先生認為：「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非；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非，而眾人之所非未必即非。」換句話說，就是要大家容忍異己的意見和信仰。實際上，道德高尚是否在我手，真理是否站在我這一邊，我們都不能絕對地把握，知道我們自己無知比我們認為掌握了真理更為艱難。唐英年指出，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元的，我們應該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而不是對持相反意見的人動輒口誅筆伐，這的確值得「80後」反思。

零乘以任何數都是等於零

唐英年強調妥協是民主的產物，對此阿克頓說過：「妥協是政治的靈魂，如果不是其全部的話。」政治妥協是解決政治衝突的一種基本方式，政治妥協本性地決定了政治妥協是政治生活中常見的基本現象。妥協是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妥協精神是民主

政治的前提條件。妥協反面是鬥爭，和諧反面是折騰，和平反面是戰爭。唐英年認為，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學會如何折衷互讓，以各退半步去尋求最終大家能夠共同進步的結果。「關起門來當皇帝」，是台灣政治人物連戰2002年訪美後的一句話，他認為政治人物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會影響全體，不可能自愛、自戀，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我認為，唐英年強調妥協是民主的產物，對「80後」認識什麼是真正的民主，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唐英年認為要避免將複雜問題簡單化，他舉例說，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結論，人物、時間、地點只成為填充題，這樣的思維，是零乘以任何數都是等於零。把香港的任何問題都歸咎於「官商勾結」，我認為一是不符合實際，二是簡單化的思維。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很多，包括「80後」面對的困難，不是歸咎於官商勾結就能解決的。

群策群力為「80後」拓展人生出路

香港一批「80後」的年輕人在社會抗爭行動中表現衝動，但事實上，追隨香港激進反對派的「憤青」只是極少數。少部分香港「憤青」受到民粹主義誤導，受香港極端激進派影響較深。他們固然不能代表香港「80後」，但這少數「憤青」的激烈反叛言行，卻在香港「80後」中引起某種程度的共鳴，其根本原因在於，雖然香港絕大多數「80後」青年並非激進，但他們卻對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困難。要解決香港「80後」面對的困難，香港必須加快擺脫產業單一化困局，加速經濟轉型步伐，扭轉產業空心化和單一化局面，才能為「80後」提供更多的出路和向上流動的機會。

香港的市場太小，「80後」發展空間有限。只有把香港的市場擴大，香港「80後」才有更多用武之地。我認為，香港「80後」一代應抓住國家大發展和兩地融合帶來的寶貴機遇，拓展自己的未來人生。在香港產業轉型的進程中，香港必須加快與珠三角的經濟融合，將廣闊的珠三角，變成香港的龐大的經濟腹地，創造更多高增值、高收入的職位，香港「80後」才能得到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



所謂「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唐英年在演辭中儘管個別措辭或較尖銳，但總體上小心翼翼，演說中處處顯示他對「80後」的呵護與理解，亦肯定社會運動的價值，並指出「社會運動許多時候促使我們對周遭發生的事情和存在的現象作出反思，可以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最起碼也是讓社會上一些怨氣得以釋放的閥門」。然而，唐英年忠言逆耳，卻遭到一些誤解和不公正的批評，一些意見甚至以「陰謀論」演繹，指唐英年是為了競選下屆特首作準備云云。這令人扼腕嘆息，反映當今香港社會講真話須付出代價。

唐英年演辭內容具有針對性

唐英年首先強調一個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重視權利的同時，必須自覺地承擔責任；第二是不要搞思想壟斷；第三是強調妥協是民主的產物；第四是避免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實事求是地看，唐英年演辭的內容帶有一定的普遍意義，放諸四海而皆準，中外古今的社會都需要這些元素。

一些贊同者認為，唐英年演辭通篇既沒有抹殺社運推動改革，但同時提醒年輕人追求理想之同時，也要講求包容、妥協，不要一味追求出到sound bite(新聞報道的原聲摘播)；一些贊同者還指出，從演辭的內容而言，是唐英年近年演講罕有的言之有物、內涵深刻的佳作。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認同唐英年指部分人批評政府「官商勾結」，是無根據及言過其實的，又認同唐英年「民主是妥協的藝術」的說法。對於唐英年指部分年輕人剛愎自用，他指有關評語語重心長，指出了社會裡部分人的取向和態度。

太上黃大噏欲退黨 陶派廣告促「咪縮沙」

一拍兩散 「沒有最惡劣，只有更惡劣！」距農曆新年不到兩個星期，社民連內「陶派」及「黃派」罵戰急升溫，提早「開年」：「大噏」陳偉業事先張揚，會聯同「太上黃」黃毓民於周日(23日)舉行「社民連『非當權派』集思會」，召集支持者「討論近期屆行委倒行逆施的不當表現」，及研究是否退黨的問題；「陶派」隨即以「沒有政治能量但擁護黨內民主的社民連支持者」名義，在報章上賣全版廣告，公開指斥「太上黃」和「大噏」方為挑起黨爭的元兇，應當「言出必行，立刻退黨」。

最好不相欠 便可不相欠
給黃毓民及陳偉業的公開信

「陶派」昨在報章刊登全版廣告。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陶派」昨日即先發制人，在報章上刊出題為《最好不相欠，便可不相欠》的全版廣告，向太上黃和大噏「逼宮」。

「倒閉派」
近日在「挺黃派」官網上「香港人網」中「明謀」刊發廣告，譴責現任主席陶君行的「八宗罪」，又借大噏之口通報周日會舉行「社民連『非當權派』集思會」，「陶派」昨日即先發制人，在報章上刊出題為《最好不相欠，便可不相欠》的全版廣告，向太上黃和大噏「逼宮」。

看不到這與社民連理念有甚麼關係，「在我們眼中只能得出社民連必需要分裂的結論……我們亦不再抱重新團結的幻想。」

該廣告更稱，太上黃和大噏既一再強調自己擁有政治力量，會不惜退黨另組新黨以繼續他們的政治路線，「我們作為社民連的支持者，希望兩位言出必行，立刻退黨，讓路線不同的支持者自行選擇出路。」

太上黃爆粗向記者出氣

黨內烽煙再起，太上黃昨日被傳媒追問時，突然發難，以粗口大罵在場一眾記者，批評傳媒近日的報道完全不正確，「唔用個腦」，又自言「五區劈炮」後，全港的傳媒都追着他來打，「要我跪低」，然後轉頭離開，似有「借發火避傳媒」之嫌。

大噏則聲言，廣告中的批評是「一個大話蓋一個大話」，又稱自己從政多年以來，「未見過這樣大話連篇，連基本做人的準則都沒有。」

同時，就陶派發公開聲明代他「道歉」，陶君行及該黨副主席吳文遠更稱因大噏以至太上黃自去年11月開始已決

定不出席黨團會議，故是次發聲明前並無與他商討聲明內容。大噏昨日就發出「嚴正聲明」，指自己從未拒絕過出席黨團會議，只是因有事未有出席11月舉行的一次黨團會議，陶君行就沒有再召開黨團會議，「自己不開黨團會議，便聲稱是由於其他人拒絕參與黨團會議而不能召開黨團會議」，批評陶吳兩人「大話連篇」。

為缺席會議吵不停

不過，陶君行即日再發聲明反駁，揭露陳偉業事實上缺席了去年10月18日、11月2日及11月8日的會議，在11月2日的會議中，太上黃及大噏兩人分別透過助理表示不會再出席黨團會議，而在11月9日，太上皇的助理再先後發出兩封電郵，知會他和其他職員因「臨近假期」，「現在開始社民連黨團會議暫停」，「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本人雖可以繼續召開會議，但如遇到兩位議員杯葛，則會議形同虛設」，故他亦只得暫停會議。

這場社民連黨爭鬧劇的高潮可謂一浪接一浪，看來大家可以多買花生「等睇戲」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會研修例 禁長毛捉蕉

忍無可忍 社民連3丑屢次擾亂議會秩序，「長毛」梁國雄最近在特首答問大會上向曾蔭權捉毛蕉，公眾譁然。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正式去信長毛，表明對其屢次違反議事規則感到極度遺憾，並已要求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應否修改《議事規則》，處理該類不檢行為。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說，已要求秘書處安排舉行會議討論。有議員相信，這將會是立法會對3丑搗蛋行為「嚴詞說不」的好開始。

唐英年5度致函表不滿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CS)先後多次代表政府，就3丑在會議期間鬧事甚至以物件襲擊官員等行為致函曾鈺成表示遺憾。長毛在答問會上再捉蕉，CS即於翌日第5次致函曾鈺成，對此深表遺憾，「這種威嚇及擾亂行為在任何情況或尺度下均絕對不能接受」；又指「該類極為不當行為亦已升級，不純粹是擾亂立法會程序，而是針對特首的威嚇性舉措，其後果較單單損害立法會尊嚴及議會運作更為深遠，也削弱了公民社會核心價值及民主程序」。

他在信中指，「梁議員完全蔑視現時的《議事規則》，《議事規則》對他全無阻嚇作用，亦未能令他為其行為負上任何責任」，故希望曾鈺成早日告知如何應對是次事件，及計劃如何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使公職人員將來出席立法會議時得到保障。

曾鈺成倡規管攜帶物件

就此，阿曾於昨日回覆CS，認同長毛當日的行為「極不檢點」，而事後亦注意到各方提出疑慮，認為現行《議事規則》未必足以採取措施，預防或阻止議員在立法會議中屢次或不斷作出不檢點行為的情況，「在《議事規則》中亦可能適宜訂立條件，規管攜帶物件出席立法會議——倘該等物件或會妨礙出席會議的議員和官員，或對他們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故同日已將此事交由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處理。

在致譚Sir的信中，阿曾希望該議事規則委員會盡快就有關問題進行討論，研究是否應作合適修訂，更有效地保證立法會議暢順進行。

譚耀宗稱參考外國規則

譚Sir在接受傳媒查詢時回應指，委員會曾就相關議題進行研究，但若涉及修改《議事規則》內容，必須取得2/3議員支持才能通過，故他會先要求秘書處安排召開會議的時間，與協助搜集其他國家及地區的資料，讓議員作為參考，希望稍後能以書面回覆阿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為什麼要拿喪禮做文章？

徐庶



反對派最近把司徒華的名字和「支聯會」綁在一起，大力延長了「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喪禮的周期，還要邀請香港各界出席司徒華的喪禮，一直搞到二月底，連中國人在新年春節前後不搞喪禮的習俗也不顧。胡蘆裡究竟賣什麼藥？

扶靈者變了，「支聯會」一些常委也有份了，換上的有各團體、各界人士，規模擴大了，還要徵用鄰近的停車場。香港悼念還不夠，還要把台灣的「民運分子」和間諜拉到香港來和政府官員共聚一堂。

這其實是美國勢力插手香港，圍堵中國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通過這個活動，要令到「支聯會」有更大的代表性，要有經常的活動，要高調，而且這些活動就是「民運活動」，矛頭直指中國，破壞「一國兩制」的和平共處。美國中央情報局一直要求受美國豢養的「民運分子」返回中國開「革命」。現在，「支聯會」把這個任務接過來

了。

自從美國出動了航空母艦和核子潛艇進入黃海進行軍事演習，威脅中國之後，香港的一些有美國政治背景的人特別活躍，發動了衝擊中聯辦，吹捧劉曉波，要求中國「做三年殖民地」，攻擊中國人有「不好的基因」，有「不好的文化」，大量的活動都是以「支聯會」名義進行的。

這些人當中，不少一直攻擊司徒華，大罵司徒華踢爆了誰在密策劃「五區公投」，痛斥司徒華反對「公投」，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批評司徒華一直和黃毓民、梁國雄之流作對。司徒華死後，仇恨司徒華者立即變臉，從李柱銘開始，不少人化妝成為司徒華的「親密戰友」，回憶昔日「情誼」，黑白顛倒，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全面接收司徒華留下來下的權力和架構，讓親美勢力掌握大權，全力在香港策劃「民運」，政治上圍堵中國。同時，也為「支聯會」進行政治化妝，要裝扮為有官員、有各界參與的反對國家的組織，為今後更頻密的反華活動作出鋪墊，為引入居住在美台的「民運分子」和間諜開道。

申辦亞運 塞翁失馬

蕭何



特區政府對於申辦亞運會財政撥款得不到立法會批准，未免有點遺憾。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答問大會曾經提到「被跳」，親反對派傳媒即借此攻擊民建聯。民建聯立即回應不會對號入座。

「被跳」也者，何所指？政府作出任何決定，一向習慣請顧問公司諮詢，顧問公司可能提供不周全的意見，這是「跳」；又如聘請專人撰寫有關申辦亞運的可行性財政報告，也會聘請獵頭公司推薦人選，獵頭公司可能推薦不合適的人選，也是「跳」；例如西九的行政總裁，上任不久就辭職，這就是獵頭公司作出的不恰當決定；也可能是陳育德所撰寫的申辦亞運會財政報告，有粗疏不完善的地方，低估市民的反響，所以，政府才突然降低申辦費用，令公眾覺得兒嬉，以致立法會三大政黨都擔心將來的申開支會不斷上升，所以沒有批准有關撥款，也是「跳」。

事實上，六十億僅僅是申請舉辦亞運會過程中的行政和宣傳開支，並不是興建場館的開支，更不是招待

一萬多個運動員、體育組織的官員和各國記者的食宿開支。特別是興建運動場館，近年的建築物料和工程費用，每年都上升30%，五百多億元的場館和配套交通基本設施費用，肯定是一個初步數字，將來說不定要上升到千多億元。2023年距離今天，實在太遠了。

中國有一句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是告訴人們，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失去了一個機會，好可能是一個機會，反而是好事。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強調政府今年的最大任務就是全力對抗通脹。曾蔭權這個判斷有先見之明，由於美國大印銀紙，全世界都面臨通脹危險，能源、各種有色金屬和食物的價格，都急速上升。不少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因為解決不了物價上升引起群眾憤怒，出現了倒骨牌現象。

如果政府盡了力去緩解通脹壓力，市民都會體諒政府的難處。假如政府申辦亞運會的費用不斷超支，又不能解決通脹問題，市民就會指責政府亂花公帑，不理民生，政府就背上黑鍋了。建制派反對撥款，恰好幫了政府一個大忙，解了圍。